

程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

序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甲集

臨川葛君子熙將之武昌錄學事挾太史危君太襟之書過予黃山之  
下留連累日將別徵言以爲贈予語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  
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  
道學爲己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  
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  
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  
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  
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  
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  
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



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効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沒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為朱氏之說乎抑為陸氏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

頌葉縣丞平金課時佑詩序

鄭師山

徽素不產金至元間山民淘澗谷得金如糠粃校所取不酬勞事尋已獻利者罔上病民遂得令令歲入金以錠計五十有二郡既不產金民

金精吏豪石質也保待民急而信之又從索賄與月金  
戶事覺則以其倍計賦論罪如法官中每月以民間所用平其  
申所司謂之時估攬戶懼事之覺也則請託吏高其估以待覺違罪  
令署紙尾申達府若省漫不省以為常至正五年市中金買兩以鈔計  
才五錠有奇至增以為十適中原飢議者請以金折收鈔為救荒計歛  
縣丞葉君以他事在省知折收與金賈爭縣狀曰是豈可重困吾民乎  
亟以牘聞府會郡守合刺公別駕王公皆賢而愛民驚問故求賈於市  
卒改從實估民以不害雖二公之善政實葉君有以致之其用心賢矣  
哉予往留京師見兩都和買法凡民間直一錢物中入縣官即可得而  
三錢物競至而官不彊取是以民富而國用足江南州縣去京師遠不  
知朝廷德意惟恐虧之官故常疲民以奉上民困而官不卹此豈法之  
罪哉古之善為國者必先富民民者國之本也國用乏而哀民財以足  
之猶割四肢之肉充口腹之食其能久乎葉君嘗仕中朝知國家大體



故能推吾君所以愛民者而愛吾民真今之良吏也使天下皆葉君矣  
其有困苦者乎士友既為歌詩頌之復徵予序程黻南曰鄭君子美  
經郎揭公讀之驚曰是蓋工於古文者嚴而有法  
藝文少監歐陽公曰使少加豐潤足追古作者

孟君文集序

程黻南

文猶車也故善御車者必範其馳驅善為文者必正其法度為文而不  
正其法度猶詭遇御車而不能行遠也審矣沈虛其載乎今世人莫不  
能為文大槩有三託物連類因事賦情語麗辭贍悅可人意是曰應世  
之文識高志遠論議卓絕發菽粟之至味振金石之逸響使一世之人  
皆服曰名世之文編之乎詩書之冊而不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不疑  
聖人復生不易吾言千載之下有好之者所謂傳世之文也有志於文  
者亦莫不欲傳世而至於名世者已不可多得往往應世而止爾然則  
文豈易言哉山高而雲興焉井深而泉冽焉枝葉暢沃其木百圍則  
於中者厚則其發於外者大如斯而已矣平昌孟君善為文往往

擬古數篇不知其生於今也來京師始得請教門下因又得其已文集  
者讀之彌月而後已其文有先秦戰國之風馳騁上下縱橫樞闔極其  
變而不失其正如王良造父之御然予益以喜其合於法度也孟君舉  
進士於鄉嘗佐使者行治所歷天下十七八雄才大畧見諸行事之實  
而發為文辭又不特於空言如是而進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豈其艱邪  
然而世之人知其人而未知其文也其文特餘事爾非其志之所存也  
其志之所存固將有所大用也豈文乎哉予既手錄數篇以自矜式復  
序其集而歸之雖然孟君之文後當有大賢君子表章之惡以予言為  
哉讀孟君之文而微予言或者知其不誣也孟君名昉字天暉今某官  
云

送王子充南歸序

程黻南

予與金華王君子充友善居京師數相從論學愛其年少而氣靜才贍  
而志專為文辭典實清潤得古作者之意求之流輩如子充者蓋不多



得也以子充之才之學當朝廷側席求賢之時宜見施用下而大夫士莫不知之未有能薦之者惟其師今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方能薦之而黃公以孤高絕特之操重已輕世之學嫉當時躁進者多思有以易之凡四方之士被論薦於翰林者皆一切屏斥棄去不省故於子充亦無所論薦又不欲令出已門下而子充亦退而益修其所學不敢以不見進望黃公四方之士見子充之久游師門獨賢而不獲進也乃各相顧罷歸於是翰林薦士之風遂息黃公獨以文章為當時所宗君子曰黃公一居翰林而朝廷無躁進之士蓋善之也烏乎若黃公者可謂斯文柱石哉宜乎朝廷不聽其歸老而黃公亦將鞠躬盡瘁以報國不欲為苟去也或曰黃公非不薦子充也子充自不欲黃公之薦亦猶魯兩生之於叔孫焉爾其信然乎若信然則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子充有之矣竊嘗謂國家縣三等之爵以招徠天下之士其道若大路然人自不由顧乃迷惑乎旁蹊曲徑之岐顛躓乎荒榛斷梗之

途良可哀也戒爾車乘飭爾鞭轡中道而行何所不至哉與其奇而捷孰若正而迂返子充之畸以趨於正不使成於此而成於彼又豈黃公之心歟夫樂道人之善本於父兄師友厚之道也故於子充之歸待舉於其鄉也述黃公之事以為贈

送揭主簿之官績溪序

程默南

天曆至順間文以筆劄從故侍講學士揭文安公著書奎章閣下公特為授經郎文以師事公公一以故人待文不以諸生情誼之厚藹如膏肉後數年謁公于豐城私第又獲識其子弟鄉人長者于時士弘以從孫侍側年未弱冠日就學問娟好靜逸為揭氏之秀自是公入朝顯貴修三史文以親喪居山中不得從數年而公薨矣及再至京師士弘襲然由史館校勘為宣忠扈衛教授已而轉官徽州路績溪縣之主簿文亦教授軍府將滿私竊自喜以為微吾郡也得士弘為鄉邑官吾幸補外萬一託在鄰近或家居可以有咨詢啓發之益過從之樂及士弘拜



命而文被留前日之喜反爲後日不足之憾矣士弘將赴官求一言以爲別夫仕者之問政行者之贈言古之道也唯賢而後能知政唯仁人而後能贈人以言其誰敢竊仁賢之名雖然必有以告也士弘以文安之家學史館之雋才奉天子之命以佐小邑而紀綱法度有常守焉於從政也何有惟其民風土俗則不可以不察也徽之爲郡在萬山中地高而氣寒其民剛而好鬪績溪當宣歙之交尤爲阨塞險絕處國初有司者乘其新附虎視而鷹攫之民不堪命遂起爲亂朝廷命將出師以討之塹山壘澤以爲固攻之不下其人曰吾非敢反也紆死也若許侯來無事兵矣許侯者名楫嘗守徽有惠愛於民是時遷他官詔召以來許侯掉臂入其巢穴衆皆羅拜而出矣人皆謂許侯賢於三軍之師而不知績溪之民可以義服而不可以威屈也其地今設官以守之其事尚傳之父老可徵而問也夫民猶水也順之則安流逆之則衝突奔放雖魯衛之民猶然何獨績溪哉今國家深仁厚澤涵濡百年而徽國文

公之教本諸鄉里士弘因其風俗和其令長楫而治之將不勞而民自化矣況績溪多穹林邃壑美泉怪石宋蘇文定公遺跡往往而在燕休之日獨不可與民同其樂乎雖然文家去績溪尚遠數留外莫能道其詳士弘謁大府退求歛鄭隱君之廬而拜焉亦文安之友也老於文學而明於當世之務必以語士弘者矣是則文之所贈言也

送余僉憲序

程黉南

待制余君廷心之在史館也太夫人居淮南日夜思歸會朝廷責成史事不得請旣而欲棄官去大臣聞而憫之奏以爲浙東僉憲使得以祿爲養余君拜命忻然束書與一童乘傳而南朝之大夫士與四方之客京師者咸以爲余君以德業文章名於世當國家制禮作樂之時興教崇化之日宜使居中不宜補外使其私解之者曰不然古者明王以孝理天下也豈不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乎余君純孝人也不忍其親之年高不樂就養於遠故惓惓思歸其心以爲苟在側家雖貧菽水之奉



猶足以爲權也苟違乎親雖有祿位而甘旨祿養不得朝夕左右猶不  
養也此其素所蓄積也朝廷亦豈不欲余君之留中哉誠不忍孝子愛  
親之心而失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不欲奪故祿以成之非使其私也  
且淞水東七郡生民之衆戶數十百萬阻山而竝海奸貪之所漁獵盜  
賊之所推埋朝廷何惜館閣之賢爲風紀之重以肅清一道哉余君是  
行內不遺其親外不後其君可謂兩全而曲盡者矣至若國家制作興  
崇之大有待於文章德業誰如余君後日賜還太夫人固壽康無恙則  
奉以入朝未爲不可也於是大夫咸悅相率詠歌以送之子辱知余君  
最深故又述所聞以爲之序

送陳太博游黃山還詩序

趙東山

徽之黃山巨鎮也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諸山其東左挾浙河  
右起桐汭以盡海壖要皆文隴所分謂其隕然中居以降勢委和于四  
表有坤道土德焉故名之曰黃山然其上則連峰極天巖岫深宵下則

重岡複嶺斗絕環周雖土人有不能遍求而盡達者故自遜世隱淪之  
士咸樂居之或以爲由軒轅得名者近古所傳也郡非會通之地四方  
賓客無因而至獨唐李太白嘗一遊其間爲之徘徊而去遂無復躡其  
蹤者由是茲山之勝槩世罕聞矣至正十一年歲辛卯夏四月浚儀陳  
公子山寔來游焉始至風雨彌月而山之主僧適遠歸亟率其徒以先  
導晨發郡城西出西郭明霽開豁郊原穆清旦日既盱始遵其麓澗潦平  
而波流易涉林如盡而蘿蔓可緣若有陰相之者乃休僕人領賓從相  
羊乎松隍竹林之間靈苗不採而自芳丹泉在山而常潔德人君子之  
恒操猶有可見者乎進而據虎頭之巖以下臨白龍之湫風雲浮興雷  
雨將作凜然神物不可褻而觀也乃循左巘絕大壑陟層崖登蓮花之  
危峰以望八極渾渾焉皞皞焉若有見夫崑崙旁躡兼覆並育之仁然  
後知茲山之大根同乎五嶽潤達乎四海而英華發輝精爽洋溢與造  
物相爲流通而莫知其終始也矧可以方隅論哉振衣下邁授館精廬



信宿而還蓋充然若有得者不知我之觀山邪山之觀我邪與吾游者皆自觀其所觀邪抑將同所觀於游者邪噫以公高情達識如斯其有異乎昔人之來者固宜彼仰首注目望巖而退者於公所存何如也公妙齡積學已超邁等倫俄而貢春官對大廷以第一人及第列官朝者聞譽日隆矣顧猶遠尋名山以發登峰造極之趣則夫究經綸於功載抱根柢於詞林者何可以淺近量哉於是郡之縉紳儒士喜公之能來而惜其別去也襍取山中景物有名圖志者相與賦詩贈公以寓其嚮往之私詩皆一章章十句五言以予獲與斯游又俾敘其事于右簡是用著茲山得名之實極一時之榮觀以告夫繼公而來者

送葉宗茂還安豐序

趙東山

新安葉宗茂歸自安豐講業父母之邦居無何復還省其親寓里旦出別所與遊者而告於趙訪曰親庭不可以重違吾懼夫師友之日疎也子何以教我訪告之曰君子之爲學固將以事其親然有急先之務焉

非服勞奉養之謂也子亦觀乎聖師之學者乎顏氏之子居陋巷一單食一瓢飲子路衣敝袍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之二君子者之事其親非有甘旨之奉也然且從其師周遊天下畏於匡絕糧於陳幾殆其身而不反何歟吾聞人之得於天而貴於物者即其得於親者也得之於親而失之於己雖盡瘁以服勞列鼎以致養不可以爲孝孰若得聖人而師之全其得於親者以事其親之爲盛乎二君子之志度幾在此予不足以知之也今子自視家孰與二君子德孰與二君子二君子者師乎聖人其一時同遊之士皆成德達材而子無有也二君子者學成行尊師表百世而子未能也子之親年尚強桑田足以供衣食僮僕足以備使令日用百需不待子而可足然則即子之身而求其所當務不待予言而後知矣若夫志於近而遺遠舍其大而圖細此古人所謂一夫之行者豈足論於知學之士乎然自世降道失學者習於俗之已成迫於勢之難返雖聞顏淵子路之事鮮能興起於是乃有徇外以爲學懷



利以事親盛氣強力以徼倖其不可必得卒之併其得於親者失之而後已豈不可哀也哉夫學然後知不足孝然後知困學而不知不足者不以事親為學者也孝而不知困者不以事親為孝者也子管美而好修識明而慕古求聞擇善不啻渴飢無亦聞二君子之風而興起者乎是固予之所畏也請書以為贈

潛溪後集序

趙東山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孰既刻而傳之後集筆藁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泐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泐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為序曰修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大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之屬必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為傳謂辭章為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東歐陽公

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為貴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崇尚者為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為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文獻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又游于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為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為文其於為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歛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為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為淫言葩藻為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泐所知於景濂父



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為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  
訪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為文  
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為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  
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也麤塊而大  
饜濃醃而厚醬非不果然屬屬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  
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  
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予謂為文  
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為是言學者竊論  
以為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  
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歛諸  
生趙訪序棟山與潛溪宋公書曰新多却一而字似不可讀前輩云文章  
如鐵整子累贅區區何政言然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夫一辭固昌  
黎律令也又游于黃公之門漆一文字味便淺不若無之有包涵信云  
有請黃公官當在姓也而曰又獻黃公則益不可在姓上矣最是後使

虞門先進見之豈無元者齊執政之幾乎雖然又有請馬弟子稱先師  
三代遺禮也但後世事體各不同漢儒傳授甚固然得稱先師者以  
其專門也當秦火之後固以經為重矣後來如韓歐門人最多然曾子  
固出於歐東無已出於曾其師資分誼又非如韓歐門人最多然曾子  
已二公乃未聞有先師之稱關洛門人終身嚴事宜稱先師而文字間  
未之見至朱子沒門人始皆稱先師則事體又非漢儒比矣虞先生海  
涵地負廣大精微又嘗顯仕于朝區區管轄最晚管轄最晚觀韓太師  
包子厨中綉慈緒者猶有規焉故平日稱管轄最晚管轄最晚觀韓太師  
先師此一節自合就正若揚會稽序中則又有謂四三人之信於後世謂  
金華延祐以來凡四三人者何所指邪未乃謂四三人之信於後世謂  
未如得如今否乎其視疑夫子於西河者其甚矣與左右平日奉  
尊慕師表之意殊不相似舊見此公文字類如此大抵多是以前日奉  
字之於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似全不得力先生既親視重刻宜與更  
則善賈者而不自視猶翊翼蛇蚺好古博雅歐公之序可也而况於  
他人乎况於不肖乎前輩遠矣幸而好古博雅歐公之序可也而况於  
所宜就折衷也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趙東山

聖天子既平海內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于京師乃詔修元史起山林  
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  
以應詔訪以衰病屢謝徵



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然莫肯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詔召王子充於臨漳矣子曰汭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見於契闊之餘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既至京師聞番陽標公琬先生在書館臥病旦夕以聞即可歸私又自念番歛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通諸經百氏述作滿家諸兄之家於番者與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今乃得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諸公從事筆硯間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間輒俾子連榻臥談論經史晝夜疊疊相扣擊不似休予蓋有媿焉俄而禮部尚書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先生旦為別先生乃為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咸賦詩為先生贈予序知有自則進言於先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山林與在朝廷

異其於述作也亦然纂釋群經折衷百氏處則充棟梁出則汗牛馬雖其說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崇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揆終身不能為者又况陶冶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為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鬼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為得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為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入史館不敢有為柳子厚苦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執事成順宗實錄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孚于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今吾人挾其山林之學以登于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凜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



然哉尚賴

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為書凡筆削悉取 睿斷不以其所不能為  
諸生罪 德至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沔者亦得  
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沔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  
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遲之吾待子於番歛之間不遠矣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一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一

甲集

序

青陽先生文集序

程邦民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  
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  
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耳是故山之寶氣結為龍文日之回光  
散為霞采十圍之木上千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幹勁堅根柢深固  
非風雨所能搖振者有元右文聲教所被鴻儒秀士萃于一時繪繡錯  
施韶濩迭奏著作之盛儼諸隆古至如服章縫持翰墨以蒞戎事而能  
樹駿功守大節誠無愧於古人則四海之內百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  
人而已至正之亂天下騷然名都大邑所在為墟文武之臣鮮克勤事  
而先生以孤軍守皖城持必死之志處就危之地岌乎江上與天為謀  
使國勢旣衰而復振民心已離而復合者蓋五六年城陷先生與其夫



人若子俱死于難平生所爲文悉爲燬燼中原士大夫所嘗傳誦者南北析離不可復得得諸其門人郭奎僅數十篇而已嗚呼汝鳩亡而忠臣之志不泯白華逸而孝子之心無窮以先生勲德之茂節行之著使其文不傳自足以名世矧猶有如奎所傳者雖然三代之文厄於秦火莫得其全而僅存者世謂之經以其所以爲訓者皆人道之常也先生處大變而不失其常是以身爲訓者也然則植世教勵名節以與詩書並傳者將不在其文也夫先生名闢字廷心武威人至順癸酉進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賜諡文忠追封夏國公嘗讀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青陽先生故因以名其集云

贈安慶知府譚敬先序

汪英峯

臣子趨君父之命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爲尚非達於理者不能然譚君敬先知安慶之明年夏六月寇至鎮卒不戰以潰寇退君倡僚幕之官撫殘傷遺民固守三越月或曰郡府無兵甲寇出沒難測未若還請命

于省府君不聽九月幾望右丞徐公達領兵城安慶於是民得安全而官有寵錫之榮又明年八月我

吳國公躬率舟師解洪都之圍三戰皆捷大敗陳氏之兵其將校悉以殺弱擒降僞主友諒中流矢死降其卒數十萬盡得其樓船

公憫江夏之民屢年困迫于陳氏戰鬪供億不少蘇不忍輒以兵加之謀得其人將命以招諭之而譚君往焉或曰友諒死未知其信否不可以輕往或又曰友諒果死其嗣子必繼立亦不可往君曰

上命也其可辭避乎於是奉命趨江夏宣明

吳國威德懷柔寬惠之恩言論慷慨氣不餒竭人爲之感動厚其禮遇乃以其官使來復命若是二者豈非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爲尚者乎苟不達於理而惟人言之去就鮮有不較乎利害者也以趨利避害爲心而能忠於事君者未之有也故曰非達於理者不能然君旣復命還安慶九華知府劉君喜而寄頌以詩九江宋伯圻又率郡之能詩者咸歌



詠之新安汪仲魯乃以事之闕于大節者二并書以爲敘

送彭萬里之江夏序

汪荅峯

王師西平江漢伐罪弔民義明勢張人心翕合是故一戰而殺其大將  
焚其巨艦再戰而俘其衆不可以數計三戰而殲其渠魁降其將卒數  
萬盡得其樓船古今大快靡逾於此夫殺主自立逆亂天常者人得而  
誅之 國家申明春秋大義於天下江漢之民望風順服知者獻謀勇  
者効力抱才藝懷道德山林幽遠之士率皆振奮而願有爲於時也況  
其勇健有謀直言好善如吾彭萬里者哉萬里以萬戶侯從鎮同安戰  
守招懷屢建勳績向之二戰皆預焉茲再往江夏且視予疾以別予觀  
國家盛事絕古今多士雲集而予則病廢甚不能振拔有爲獨壯萬里  
之行也執其手而語之曰 王師方拯民於水火之中保之若赤子俘  
獲者盡釋不殺仁聲遠播真所謂保民而王者哉夫義之著所以勝  
敵也仁之孚所以安民也敵勝而民安以定天下不難也大丈夫樹勲

名於不朽殆不違斯言也夫

贈汪德玄序

唐白雲

我

大丞相吳國公以天縱之資恢復疆土不五年奄有東南列郡乃辛丑  
冬十月提兵聲討破九江湖湘間望風奔潰陳友諒瑟縮若狐狍然  
人才國家根柢內衛外扞折衝萬里未嘗標文武爲兩途我

國公發諸夢寐惟恐人才求而弗獲先是行省責守令舉所知一人休  
寧左萬戶汪德玄出殿前門境上知縣廉其能上薦無何召畀以牧民  
之職德玄諷日撰行有贈言者曰予前日之戍鄉邑柳營肅清不聞喘  
息聲白日坐堂上老校數輩捫蝨嗜睡不肯下村嗔受私遺間有持酒  
漿至者搯手辭今舍矛槊而事筆硯棄軍壘以蒞民部錢粟委積訟謀  
旁午世之守令六事必以闢田野增戶口均賦役爲治之端而興學簡  
訟屏慝爲治之驗往者遭瘡痍之秋下車率不加意輒於男庠公館悉



華而新之民力未甦而就敝可勝慨哉德玄曾出越國公幼從縉紳先生游類知治體者鮑伯原父子儒林之良咸歌之唐仲又序之是歲日南至也

御書孝義家詩卷後序

程汝器

予幼則聞浦江鄭氏以孝義名四方思欲一造門徵文獻而未能也今年夏待次京師獲識左庶子仲辨繼而其宗長仲決請 闕謝旌表恩又相遇客邸二公蒼顏白髮執禮謙厚信爲 聖代之良臣故家之耆德也仲英常 陛辭日

皇帝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浦江鄭決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仲決稽首拜受百僚卿士歡欣鼓舞咸爲詩文以頌仲決之孝義荷

天子之寵光也會早授浦江縣令之官踰兩月始過白麟溪又獲進謁前禮部尚書仲與公辭氣從容謙恭謹恪一門子姪數千餘指雍雍于

于動中禮度同居已十三世歷數百年而遵守家規如一日也蓋爲家長者不必張公藝之恐而長幼欣欣如春陽之和煦爲師傅者不必焦千之之嚴而子弟循循雅飭安然於規矩準繩之中信自今以往雲仍昆來蕃衍盛大以昭先烈於無窮者雖百世可知也噫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此 聖朝化民成俗之良規而承流宣化爲民之師帥則刺史縣令職也予何能哉獨浦陽得鄭氏以孝義昭信於天下被 恩榮於聖代其鄉黨州閭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則予之治斯邑殆不難也夫

送監察御史萬資中序

方怡菴

臺臣國家耳目綱紀所係豈文法吏云乎彼以刑名爲任烏盡其職哉然則欲提綱正紀俾百司有所慎四海有所賴非才行卓異之士爲御史不足以臻其效南京 聖朝舊都自我

太宗文皇帝駐蹕行在兩京官屬其制一也然而臺臣之選朝廷尤注意焉今南京副都御史姑蘇吳公才行卓異



帝心簡在實總臺綱值各道缺員公薦安成萬君寶中為御史識者謂  
宜萬君永樂辛丑進士高第始授榮昌令將之邑被留館閣預修國史  
陞大理左寺副轉光祿大官署正寧親歸家以道自娛副都公既薦驛  
召赴北京循例理刑四川道予時亦自太常博士改是道御史因得與  
資中聚首知其學富才敏謹於言而達於政既而總北京臺綱者進資  
中與同輩策以憲務資中在優等於是命下授陝西道監察御史 陛  
辭赴南京僚友知資中者交口慶之且惜其去屬予贈言予惟訊讞刑  
獄伸雪冤枉張善劾惡糾繆繩愆固今御史職事愧予所未稱資中之  
所能至於耳目綱紀之係凡臺綱所當為者予不敏願與資中共相勵  
也若夫舍國家生民安危休戚不慮于心而惟撻拾人之小過文以大  
失致加於罪未聞於時資中與予必不為矣復何言哉資中行焉予與  
諸君子日相望焉

美新安太守孫侯詩序

楊刑書

周官之制備矣自秦羅侯置守以州國計之守之職視古諸侯為重其  
任重若此其選不尤重乎然豈人人當其選哉東西都之盛得枚文籍  
若龍黃召杜不數人可見已我 國朝治隆前古與是選者必臻簡拔  
其間亦有聞望儒臣在選中若福山孫侯過其人也哉侯世家也長才  
異能來為徽州本政教正法則審均辨利不待次而舉病不待頑而發  
哀惻恤孤而惠養不遺折奸禁悍而刑罰不過豈非知慮足以治之仁  
厚足以安之德音足以化之歟九載考最六邑之民途奔巷聚乞留復  
任命下之日驚老童孺舞蹈歡呼更相賀曰吾族克安而生矣予亦之  
長秋官時聞其聲譽日著及致政歸益見侯治行卓卓起人若平婺源  
程烈女休陽販夫二疑獄其事尤赫赫在人耳目非政通神明者鮮或  
有此是宜里巷之詩商縉紳之清頌作矣初門士汪思敬於是勇激于  
心鏗其聲以新安山水人物之勝撮其最者發詠德之什以予傳卜  
氏之學請叙其美予固知侯之深者其德澤在是州與山高水長而能



竝任公之賢不負文公之教以增他日太史循良之籍宜矣顧寧雖在野敢不爲吾

君分治其民者以得賢爲心哉則思敬之詩雖託之麥秀禱禱之作而於此興之義迨又過焉所謂百世之甘棠者在是矣予故樂道之以爲分民牧之麾者勸

去思詩序

鮑廷謐

去思詩者前太守永嘉孫公旣去徽士民思之而作也昔公爲秋官主事以多病乞歸大臣高其名不聽其請謂徽江左大藩薦公俾臥治焉公爲政以清心省事爲本始至郡一切事有擾於民者悉罷去不煩其令使民易從其聽訟也情可矜者辨遣之怙惡不悛者繩之蒞政幾四年病居其半推心以待物鎮之以靜而民益安嗚呼此所以無赫赫之名而有去後之思也歟士民所以思於公者或見於篇章或見於方言不一而足休寧士曰孫鼎嘗親炙於公最深於是因士民之歌采其近

而可知者裝潢成卷將詣公廬以申起居之屬寧叙之寧謂公心學高明清風雅德足以表正流俗故在位而民安之旣去而民思之思不足而詠歌之詠歌之不足至有不遠千數百里而造其廬者焉嗚呼非德義之感於人心能如是夫昔寧之見公也公待以客禮而忘其勢分之高下寧退而言曰孟子所謂古之王公好善而忘勢我公有焉雖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寧也亦不敢不勉由是寧雖感公知遇而足迹未嘗輕至公門是豈踈於公哉蓋道義之所存也此鼎所以不遠千數百里造公之廬而寧所以拳拳於述其情者歟鼎往拜公於庭下請以六邑士民之思公者爲公壽復爲我謝曰寧昔受公明訓謹不敢忘公賜梅花與詩尚無恙他日鼎歸寧候之於城東門外以審公之安否儻得見公手翰又如親見公焉是爲叙

贈程文實序

鮑廷謐

子家去槐川不二里視程氏爲世戚而予又與文實俱素儒爲同道交



地近也世戚也同道也其相知之深為何如嗟夫文實世家後裔之賢者也修在已之學以紹德於前述先世之勲以垂聲於後此其志也數年前文實以其六世祖丞相文清公所上宋理宗道學表并救災備邊諸劄俾讀之予歎曰不圖公之造道至於斯也其濟時垂訓之典乎文實曰先丞相文翰甚多今存者無幾家傳者若干篇續得者若干篇小子將益圖之彙集以垂永久誠大願也未幾又告予曰先丞相去忠壯公凡若干世忠壯勲烈之大者梁史固載之矣然神而明之以廟食百世膺詰命之褒贈而垂耀無窮則至宋而後大備惜其文辭事實散漫問出而無以覩其全嚮者嘗得一二而珍襲之今也天與之幸十得七八矣僭欲有所論述窮上極下旁通曲暢以備一家之言庶有以垂不朽子謂如何予聞而壯之又二年文實遂以成書二帙屬予校其得失其一曰明良慶會錄則先丞相在位時君臣慶歌賜奏之辭詳其出處本末也其一曰程氏源流錄則述忠壯公為詳下泝其源則以誠為元

諱公之遺事可以槩見下衍其流則靈仍之賢者達者可附載焉一開卷間上下千數百載如指諸掌而程氏之文章人物如繁星麗天其光芒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嗚呼使文實以文學發身得一郡一邑以自効所以顯揚其先者又豈加於此哉惟其不為一代之顯故能永百代之傳此君子所以有取於斯也今年八月望日文實年周五十是為始生之辰諸君子因其述祖之有成而願其流慶於永久此歌詠之所以作也雖然五十而知天命聖人事也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賢者之希乎聖也文實於述祖可謂有功矣由是而進修不懈則聖賢性命之學必將與有聞焉文實其勉諸予日望之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二

甲集

題跋

題酈生長揖圖

程北山

李伯時作酈生長揖圖直作高皇踞兩女子洗而酈生長揖此徒見漢高無禮食其不屈之意而無以見高皇聞善而服改過下士漢所以興之故要當作輟洗起衣躡履迎客之狀乃勝耳方是時天下草昧糜爛土崩之時也沛公踞見一里監門其失亦微耳非漢所以強弱興亡之繫者也而食其遽以謂將以助秦而非所以攻秦何也豈辨士專以捭闔動聽為務而其言不得不夸邪是不然食其為是無當之言可也沛公豁達聰明之君也而可以虛言屈乎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有國家者皆然而危亂之時為甚故蕭何以韓信用不用下漢高之霸王晉人以謝安石起不起知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退為天下之安危蓋士之不可失如此使漢高失一食其可耳然駸骨不收絕足不至巢卵



不育鳳鳥不下士有深藏高舉望望然去之而已況聲音顏色拒之于里之外乎則其不足以攻秦而足以自亡也明矣是理也非臆生之夸言也

房太尉傳後論

程北山

天寶末天子避盜劍南房琯以憲部侍郎上謁普安建遣太子諸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為元帥都統治兵朔方潁王璣鎮成都凡劍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屬宋王璘鎮荊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南黔中之師皆屬豐王珙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河南淮南節度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凡驚咤曰誰為上畫此謀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橫潰四出天子走馬走西南二京遂為盜守方是時天下不知屬車之在所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種族無類則懷印易衣而走耳其則開關除道扶服叩軍門其郡縣之民所為震心褫魄驚動耳目者非大燕之號令則其旌旗兵甲與夫高車大轡為賊謀者也天下必以謂遂無唐

矣然於此時諸鎮熾然聲治兵問其帥則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眾召天下之兵據走集張形勢雖不與大盜角逐而天下之心固已有所係矣則是懷忠徇國者有所恃而赴功聞雞夜舞並驅逐鹿之人亦有所憚而不為矣予嘗論之天下之事理近而功顯者雖常人可與知焉至於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非明於大而進於幾蓋不足以推此且亞父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陽令下燕趙淮陰以赤幟殲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令非國士赤幟非利兵也然三人卒賴以濟者豈非所謂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類乎夫諸王不足以關強虜明矣琯實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琯之謀大哉遠所以越常情萬萬者也然則中興帷幄之功果孰為大而賀蘭進明徒以偏忿毀言激怒人主反其功以為罪而肅宗遂信而疏之使肅宗有君人之明其思之矣若曰吾既以元帥起北方北方之重兵賢將吾有也西轅關中北俯賊巢便利之地也而誰忌乎雖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遺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大下



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宜其怒而疏之矣自天寶至德後名相不為不多而瑄獨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歛衽改容稱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瑄之本謀言不見於編冊顧因進明之譖而後世知謀之出於瑄也至逆胡無几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於司空圖之詩圖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乎觀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駐蹕郊梁以係天下之心僕固懷恩給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棄天下中國無主衆是以從彼逆胡智宜足以知此是其所以撫几而歎邪厚齊王祗謂學說聞曰詞心又凶渠破膽須注謂祿山初見分嶺詔書附齊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建遺諸王為胡節度而曾蘭進明於肅宗以表聖之謂天不與矣瑄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宋野史稱說而不載此語惟程致道著論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語惟程致道善

跋山谷食時五觀

朱獻靖公

右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於黎藿而况玉食乎今錄以

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曰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龍居院上方書

跋馮宿所為某人碑文

汪文定公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為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諛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龍川別志

汪文定公

無垢居士昔為應辰言讀書效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徃徃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宜慎言之予知斯言之為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為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



爲太甚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  
少矣無垢之言於是益信因書以自做云

續池陽集

汪文定公

畢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切毀壞今觀續池  
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實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邪  
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主介甫而指司馬溫公爲姦邪者也及觀其作  
唐晉肅公墓誌言溫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  
是觀世之議論謬於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爲然使士大夫心口  
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讀寇萊公集

胡荅溪

萊公集以江南春二首觀之則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  
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  
此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本後

朱文公

此書始刻於南劍之尤溪喜實爲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沙廣東西皆  
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張侯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喜故縣人嘗病  
鄉里晚學見聞卑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騫  
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  
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今得賢大夫流傳此書以  
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而樂贊其成者也是書所記雖本於天道性命  
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道達德之槩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  
之則先聖之所以傳與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自得之而舊俗之  
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朱文公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  
近時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直能



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文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跋滕南夫溪堂集

朱文公

婺源爲縣窮僻斗入重山複嶺間而百十年來異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鞮鞢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爲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爲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李文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呂仁甫諸公帖

朱文公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共竦叔共亦來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游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時問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宦達其他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雋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文參仲獨以老壽終爲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簿廳記可考也末有建人魏元履與參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搢之後改揆之以特起爲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旣沒而天子思之詔褒卹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題

書孟子慕父母章

程文簡公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趙岐曰艾



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爲少好之女也徧思經傳絕無有以艾爲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爲艾此說似有理而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求質於汪曰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義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刈艾即刈也懲艾云者懲絕之也詩曰時乃錢鑄奄觀銍艾亦以刈讀是其證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羞滅於孺慕之時矣至有妻子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於親之時不止於稍艾而此之爲艾亦衰滅之意也

莊子後論

程文簡公

莊周之書大抵以無爲至以有爲初其內篇之首寓意於逍遙游者是其特起一書類例示化有入無宗本而人多不察也夫游而至於逍遙則意欲鄉而神已達了無形迹得爲

運心術之動念慮所及莫非遊也其遊也與聖人過化之過同也其不遊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迹踐履間哉夫游而得至於此則既縱心不踰矩而猖狂蹈大方矣借欲舉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託物以喻迹而絕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致覺者也

是故鳩之決起鷦之騰躍鯢鵬之搏擊列子之御風雖大小精粗絕不倫等率皆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諧恠以騁辨博而已也二蟲笑鵬是未及乎培風者也不風之藉而羽翰之恃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上搶枋榆翔蓬蒿稍起輒墮無與爲力焉故也鵬搏扶搖一上至九萬里北海望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無一物能爲隔礙則假物之效殆極於是猶蠶善信而致美大超乎其爲大人亦既洪矣然有不能逍遙者勢資翼翼資之風其大也以物曾不若列子謝棄行迹御風泠然更爲無著也凡此三義者每上愈况以至列子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有泠然者以供其御而非能自往自復



也反覆致意既已詳盡然後直抉其奧而爲之言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夫其以有待無待譬曉有無淺深而鵬與列子皆未得爲逍遙則其化有復無之指豈不因事而自著矣哉得此說而通之凡其寓言所向雖精密荒唐意緒不一而要其歸宿瓦礫塵垢無適而非至理也古今多罪周之詆訾堯舜孔子則相與引繩排根一切斥爲異端此爲世立教者所當然也然而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尚見稱於夫子則周之所以自處者清淨無欲而其所排棄者又皆推見禮法敗壞之自而歸諸見素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別有深意雖甚放其言亦隱避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責也若夫談道之極深見蘊奧或時假設古人事爲以發其欲言之心肖寫世間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魯論周易微見其端者至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若有狀可觀而有序可循何可少也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則周之言其當槩發乎至於放言已極太無町畦周亦自傷其過也則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精如九變五末使遇堯舜君出爲陳之其真蕩放無檢如槌提絕滅所云也哉

書史記律書後

程文簡公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諸家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既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人訓釋其義予以爲武帝病言歷者之於星度膠執而泥苟用其說輒皆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嘗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之謂得活法而在王通則爲圓機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



轉相生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曆終復始無窮已之意此其說有理而可據者也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書阿房宮賦後

程文簡公

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所賦可疑者多其叙宮宇之盛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百許里若從東西橫計之則自鄠杜以至澆水亦無百里安得蓋覆三百餘里也及其叙妃嬪之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千秦為秦宮人有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并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邪按本紀曰秦每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

阪上澠渭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所言乃渭北宮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臘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可建立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撫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非誤歟

書壽王議周鼎

羅鄂州

嗚呼人君之趨向可不審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惑新垣平之詐亦以為周鼎當見皆見譏前世武帝適得一鼎而當時又以為周之故物壽王獨知其非而明之蓋以其君為欲得事實也彼孝武者徒欲美其名不樂其說而遽脅之以死於是壽王遽易其說為稱頌之語以為



上天報况鼎為漢出以此為非周鼎然後帝釋然稱善又從而賜予之  
以此知甘言之所以進者皆其主驅之使然不然猶有所畏而不敢也  
若壽王者一為正論幾不免於死轉而為諛褒賞從之天下趨利之士  
烏得不勸哉

題五峯先生知言卷末

吳文肅公

右五峯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凡後學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  
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其受此書於南軒先生  
謹諉諸同志汪伯虞鋟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  
者有才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  
以此道為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  
知所稅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

題晦菴先生真蹟後

滕溪齋

晦菴先生世家吾鄉中徙于閩倡明道學戶外履滿而鄉人未有至者

淳熙乙未先君始命璘兄弟修書辭以請教先生報書示以為學之要  
明年先生來歸始克謁見而請益焉自後通書來蒙見荅訓迪備至今  
老矣無以仰副先生期待之意而弟以不幸早世所藏真蹟散逸之餘  
僅存三十紙每一覽之悚然起敬恨先生不可復見也刻之博雅堂以  
示子孫俾知先生不忘故鄉私淑諸人者如此先生嘗銘先君墓又嘗  
跋叔祖溪堂先生傳與弟珙景呂堂詩文并附于後云門人新安滕璘  
書

跋地理書

程傳之

送死大事也不欲速朽聖門嘗明辨而深言之然用伎術者流於迂竊  
吾道者過於矯迂者惑禍福則幾有遷延而不葬矯者昧物理則必至  
忽畧而妄為二者過猶不及必得中行而與之可也禮經曰附於棺者  
必誠必信又曰毋使土侵膚又曰卜其宅兆是中行者也然所謂卜者  
亦豈不求其所可信而可恃者邪所可信而可恃者何理也格物致知



之一端也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嘗讀地理書自青島而降幾汗牛充棟皆後世伎術者爲之不足信也然無此又無以使後世爲人子者知謹終之義識者當如孟子所謂武成取二三策可也暇日取其書之近古者手鈔之因題其篇末

題古今事文類聚後

祝和父

記問非講學所急而亦講學之一助焉昔上蔡謝公初謁明道程先生頗以記問自多至貽玩物喪志之戒非鄙之也特不欲專以此爲學耳竊謂講學固以窮理爲尚而考古訂今亦必資記問之博使有一書之未讀一物之不知則將羣疑塞智無說可祛萬事搏手無術可應此其患在學力之未充而亦記問空疎之過也由是觀之講學之與記問雖若輕重之不侔而又奚可偏廢哉然記事爲難記文尤難彼客所問數條於賓客對食之頃寫黨錮一傳於遠謫無書之鄉是乃天稟之異不能人人而然其或抄錄以備遺忘雖去記問遠甚毋亦猶賢乎已哉穆

至愚陋且復善忘凡觀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則惘然不復可憶未幾悔悟隨即疏記積以累年遂成鉅帙第較穰穰雜每以散無統紀刺之因考歐陽詢徐堅所著類書採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日倣其遺意詮次舊藁自羲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紀事必提其要纂文必核其尤編成輒以古今事文類聚名之既復自念勿失所怙紫陽朱夫子以母黨子姓實教育於考亭書院粗聞緒論今老矣無成猶廢日力於此良由善足以爲法不善足以爲戒或賦詩以吟詠情性或立言以發明理致講學之士亦將有取豈徒類之云乎抑又嘗聞朱子之言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惟溫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觀是編者蓋亦溫故知新而不流於玩物喪志斯可矣噫義理無窮見聞有限輒犯不韙自斂其梗槩如此當世大賢矜其用志之勤賜之序引使附以有傳而不終泯於覆瓿又幸矣淳祐丙午臘月望日晚進祝穆伯和父



謹識

溫公隸書思無邪公生明六字跋二

朱默齋

先正司馬文正公隸古六大字中經黨書之禁人莫敢傳至紹興間福州長樂縣令楊君德載蘇君文璿相繼各得三字刻于縣治乃復流布於世然觀二君所跋皆以公生明爲先思無邪爲次其竊謂史克頌晉之一語夫子刪詩而存於經他日復特舉焉以蔽詩之三百則斯語也其旨可謂宏遠矣尊經之學固當先之今摹刊于如臯便齋東壁孫卿著書無慮十餘萬言溫公獨書此一語何也思無邪者正心誠意之本公生明者治國平天下之要公取卿是語以配經豈苟然哉今刊寘西壁意聖賢之言雖有先後之序莫非正大之理溫公抱誠明之學平居暇日采摭經傳格言形諸心畫旣躬行以光輔元祐之盛流傳不朽啓迪後來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書道命錄後

朱如軍

道命錄者秀巖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於此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三

甲集

題跋

書王國瑞料院所刊遺教經

程端明

此編勸善戒惡不啻萬言然大旨不離乎仁義禮智信五字而已吾儒之道與天地並約之不盈一指充之可彌六合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書李林甫傳後

程端明

肅宗欲發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爾如明皇何肅宗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時承顏之孝也古人達孝其然哉

書紹興正論後

程端明

尚書金公不附檜者一閒十八年檜死方出此書乃缺之

跋李用之太極問答

呂左史

朱文公先生太極中庸說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捨是他求猶



厭五穀而欲吸風露以爲奇也或知尊其說矣未免輕下注脚則一字一句易流於差又將如五穀不辨種類而以莠爲苗者有之惟能遵守先生之學規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致力焉則亦庶乎其可矣此御史李公所以致問於西山旁採於諸人反覆講明以求真是之歸也

題增廣字訓

程文清公

晦菴述近思錄首列陰陽變化性命之說或疑非始學者之事東萊曰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講學之方躬行之實具有科級今觀宗人達原所輯字訓蓋所謂知其名義者也學貴乎名義之知而止邪讀之者必於講學躬行之際加之意庶幾非苟知之

跋程少章文藁

方秋崖

少章少時挾老筆場屋間大略如李將軍與匈奴左賢王戰時漢矢且盡吏士無人色而意氣自如軍中服其勇也既不得與諸校尉等伍

棄去更爲表峇歲頌以從諸公貴人遊則又似東方曼倩與郭舍人戲爲隱語所謂伊優亞穉呬牙漫不知爲何等言而應對鋒出莫能窮者今老矣見予辟雍眎其謁官人矣亟疑覆迎謂之曰飛將軍迷失道天也非有先生得無嘗給駟朱儒乎何其恩澤侯也少章曰士有素樞璣牖矻矻窮年而莫之與者有高冠侈袂放浪江湖而莫之返者要之亡羊等耳予家筆峰下有田一廛予將駕黃犢其中時或作勞酷者尾盆以醉雖與子州里吾將洗吾耳也况諸公貴人哉予笑曰少章今又一變爲漢陰丈人邪

儀禮經傳通解目錄跋

朱敬之

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刊于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爲絕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侯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



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下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彙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黃幹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早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于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缺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究竟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為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八月甲子日孤在泣血謹記

易呂氏音訓跋

朱子明

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鑑既刊啓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寶婺臨漳鄂渚本親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如豫文之筮鄂渚本損象之空鄂渚本

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足為善本矣至於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龜呂之說於其後今三本所載不同而文集中乃有晚歲書談鄂教滕珙以改換最後兩版者其為後出無疑云鑑謹誌

書楚詞後

許山屋

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文公集註謂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恐兩之字當作一樣看虛以待事於無為之先無為事先也無為之先猶言勿為事始事來然後應之不先以事累吾心也恐屈原本意如此淑離不淫集註淑善也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按離立出戴記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則離為兩人相麗明矣屈原本意恐謂麗者易淫惟猶麗而不淫此其所以為善麗也離當訓麗恐不當引離立若引離立則離坐豈亦孤特乎

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韓湯都亳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身都鄉相之類都皆訓居今訓為大可謂文王大豐武王大鎬身大鄉相乎建邦設



都豈可謂建邦設大乎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  
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紛吾既  
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集注降  
叶乎攻反能叶奴代反按此六句一韻也文公以為三韻恐非是庸與  
降叶如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子之丰兮俟我乎巷  
兮悔予不送兮之類是也江與庸叶則降豈不可與庸叶乎蓋四聲通  
用也庸與名叶如牧來思以新以蒸以雌以雉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  
蹇不前之類是也名與均叶如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之  
類是也能與佩叶如嗇於財親賢而任能賦賦王冠之類是也財與能  
叶則佩豈不可以與能叶乎蓋四聲通用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  
贈之瓊瑰玉佩蓋思亦與財叶也觀於詩可見  
家民之多艱終不察夫民心民人也原自謂也集註以為天下之民也

非是但味語脈則可知矣古者民與人通騷經一篇此類甚眾如民生  
各有所樂集註以為人生相觀民之計極集註以為人事民好惡其不  
同集註以為人性民之訓人集註既有明證哀民生之多艱終不察夫  
民心此二民字亦當訓人蓋原自人也

瞻前而顧後集註瞻臨視也顧還視也恐當云瞻仰視也凡後之於前  
下之於上則言瞻臨者以上臨下也恐非詩離瞻匪人具爾瞻瞻魯具  
歷吉日乎吾將行集註歷遍數而實選也恐此歷字只是治歷明時之  
歷不當作經歷字解蓋古者只有此一歷字經歷用此歷字治歷明時  
亦用此歷字後世以經歷為歷歷象為曆乃創立此字以別於經歷耳  
如堯典曆象亦後世所改

題五顯事實後

胡定菴

本朝神祠見會要姓氏皆可攷推此獨無姓氏何邪升曰莫之為而為  
者鬼神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宋朝明堂圖五方



帝位于昊天側從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直氣也蓋五行爲天地間至大之物必有爲之主宰者故曰元冥曰祝融曰句芒曰蓐收曰后土此指水火金木土而言若五神豈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者以五聖爲五通非也蓋本朝政和元年正月詔毀五通及石將軍妲己淫祠至宣和五年適有通貺等侯之封前後十餘年間黜彼之邪崇此之正昭然甚明尚可得而並論之乎亦緣鄉曲前輩偶傳會佛有六通弟子五通之說以啓後人之疑耳迪功郎國史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書

跋彩選圖

胡定菴

宣和間文物備具淮人王慎脩思求博學知故實出入京師從貴勝游嘗倣趙明遠袁類作彩選圖以縉紳之升降詔旨之予奪寓於戲博間紹興末其季子岵抱遺書請序於靈石山謝仍景思嘆思求官止於一命壽不登於三秩幸此書傳世而行遠也予嘗疑之消磨有限之

馳騁不切之勝負人慾滋長其幾亦可謂難矣幸彩勝於一德驟進不足喜驟退不足怒所以楊次公於丁謂曰散子選耳有志者觀此亦足以自警云

書易啓蒙後

胡玉齋

易本義一書闡象數理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可謂深切著明矣啓蒙又何爲而作也朱子嘗言易最難讀以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必明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專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者設與象非卦不立數非著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无體數衍於著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无用且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賤陰之意易之綱領孰有大於是者哉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措諸掌矣然啓蒙固爲讀本義設而讀啓蒙者又未可以易而視之也

題朱子三書

朱深源



四書廣大精微與天地並道之不明千載周子圖之書之張子銘之我  
先文公曰通書與太極圖相表裏又曰太極圖與西銘都相貫穿然則  
四書之後有三書焉三書者一書也妙而造化陰陽奧而道德仁義大  
而天地民物之理如日星之揭如雨露之潤而迺有疑無極太極者議  
乾父坤母宗子者先文公既發明以示學者又且衝鋒破焰而力爭之  
道錄是而無晦蝕今閩府通守黃君益能會粹儒先之言倫通類聚覽  
之何其富也然而旨本師傳辭非已出述而不作如此真博學而詳說  
者歟真入耳而著心者歟是知黃君篤志為己之學也向浚須次仙遊  
至官之時黃君去為湖湘帥感淳辛未浚有列郎聞君過我甚厚惠示  
此編意其或有庭聞也涵泳省察之餘敬題梗槩而歸之是歲季夏中  
泮朱浚敬書

書皇極經世書二百五十六位本數圖後

程前村

右本數十六大位總為一圖數起于東南世之世之世一加一為二又

加一為三又加一為四用左而右連之世之世與因上而下世之連之  
世之世皆以二為一加一二為四又加二一為六又加一二為八次右  
會之世之世與次下世之會之世之世以三為一加一三為六又加一  
三為九又加一三為十二次右元之世之世世之世與次下世之元之  
世之世皆以四為一加一四為八又加一四為十二又加一四為十六  
於是縱橫數之則一加倍為二二加倍為四四加倍為八八加倍為十  
六自橫一層至於十六層縱一行至於十六行終西北於元之元之元  
之元二百五十六莫不皆然明道先生所謂加倍法默有契於邵子者  
於此見之蓋皇極入門第一義也是宜通數之除此分抄動植既濟  
之行亦以此也繹見愚嘗以易所得呈初菴先生傳公公謂數本不出  
於易繫天一至地十生兩自生八也愚乃悟夫一至地十加一也生兩  
自生八加倍也加一倍法兼盡之者兩四八不出乎天地十數之外也  
以是說尋繹諸數惟本數為合因圖之將以呈公而公捐館矣聞公有



廖氏玄玄集意其中有是說公之從孫實齊君以鈔本見教亟讀之  
至諸數起祖一圖謂其後必有本數起法首尾熟閱無有也曲成諸圖  
不足以當之愚不揆因以附焉又嘗取世之世一位為圖以明分抄動  
植既濟之所由亦贅於左方庶見曲成四數非吾圖也其緒不可得而  
抽也借則失之尚可得尊長遺文失之不可求矣變故之餘每抱悽  
因特錄之以附于事述之後恍若窮廬暴富矣  
後之人當珍愛之族孫七十有四歲翁梅鑑題

宋廣平梅花賦跋

方虛谷

皮日休桃花賦序有曰宋廣平為相其端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石  
心腸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新富艷得南朝徐庾體  
味不類其為人似亦為知言者蓋唐人文襲六朝餘弊至元和而後大  
變賦誠有徐庾之風引傅粉何郎竊香韓壽九疑英皇姑射神人通  
言綠珠墜樓溫伯雪子東郭順子靈均憔悴曼倩敬傲文君嫵媚  
益十二事以况之而繳之曰口吻惟黃儼議殆徧意謂世人之

見梅花者其雌黃未必皆中的也然後斷以已見謂凡草木皆無歲  
之操而此花獨全君子節指跡隱深寓形幽絕耻隣市塵甘遜巖穴此  
十六字非尋常體物語終之以求保貞固乃廣平一生剛勁之氣見乎  
辭者蓋其為宰相也爭大事不少挫過於姚崇其未相在外跋扈之時  
多其既相在位之時亦少視彼沾沾自喜以宰相為榮而固位惜寵不  
肯退者萬萬矣信乎其為求保貞固也而日休乃謂賦語婉媚是不可  
不詳訂本末以示來哲

題吳雲龍詩集

方虛谷

古之學者出於一曰義理之學無他學也後世之學去孔子未久異端  
百出傷義悖理賴七篇之書闢之故其說或亡或存而不行漢尚黃老  
魏晉而後佛老角立遺世大患今當世之患獨存佛老之末流而夫  
本亦不足畏也已奈之何儒者之學又自為乖異而不歸於一哉然義  
理微言不絕於方冊者與人心俱未嘗泯也及朱子注四書以貽後人



廖氏玄玄集意其中有是說公之從孫實為君以鈔本見教誨讀之  
至諸數起祖一圖謂其後必有本數起法首尾熟閱無有也曲成諸圖  
不足以當之愚不揆因以附焉又嘗取世之世一位為圖以明分抄動  
植既濟之所由亦贅於左方庶見曲成四數非吾圖也其緒不可得而  
抽也賈用失之尚可得尊長遺文失之不可求矣變故之餘每抱悽  
因特錄之以附于事述之後恍若窮廬暴富矣  
後之人當珍愛之族孫七十四歲翁梅溪謹題

宋廣平梅花賦跋

方虛谷

皮日休桃花賦序有曰宋廣平為相其端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石  
心腸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新富艷得南朝徐庾體  
殊不類其為人似亦為知言者蓋唐人文業六朝餘弊至元和而後大  
變此賦誠有徐庾之風引傅粉何郎竊香韓壽九疑英皇姑射神人通  
德擁鬢綠珠墜樓溫伯雪子東郭順子靈均憔悴曼倩敬傲文君嫵媚  
飛燕輕盈十二事以况之而繳之曰口吻惟黃儼議殆徧意謂世人之

見梅花者其雌黃未必皆中的也然後斷以已見謂凡草木皆無歲年  
之操而此花獨全君子節循跡隱深寓形幽絕耻隣市塵甘遜巖穴此  
十六字非尋常體物語終之以求保貞固乃廣平一生剛勁之氣見乎  
辭者蓋其為宰相也爭大事不少挫過於姚崇其未相在外跋扈之時  
多其既相在位之時亦少視彼沾沾自喜以宰相為榮而固位恃寵不  
肯退者萬萬矣信乎其為求保貞固也而日休乃謂賦語婉媚是不可  
不詳訂本末以示來哲

題吳雲龍詩集

方虛谷

古之學者出於一曰義理之學無他學也後世之學去孔子未幾其端  
百出傷義悖理類七篇之書闢之故其說或亡或存而不行漢尚黃老  
魏晉而後佛老角立遺世大患今當世之患獨存佛老之末流而矣其  
本亦不足畏也已奈之何儒者之學又自為乖異而不歸於一哉然義  
理微言不絕於方冊者與人心俱未嘗泯也及朱子注四書以貶後人



而義愈明理愈精學者欲捨是而求所謂學可乎傳註如毛鄭一學也  
詞賦如賈馬一學也史筆一學也古文一學也制度攷究一學也詩詞  
之學自建安迄晚唐一學也雖各自名家而求其言之合於義理號為  
知道君子則鮮其人况近世又有所謂科舉穿鑿之學箋記偶儷之學  
畔義理而逐時好豈不痛哉物極而返今之為士者一切不講惟詩辭  
之學僅存予朱子之鄉晚出者也仕而歸老去朱子之沒未百年來所  
謂義理之學者不一見焉而以詩歌之學求予講書者則不勝其衆於  
衆之中而察夫曾次筆下之不凡者又僅一見焉歛吳飛雲龍不凡之  
一二者也短篇近體不尚工巧大篇古樂府沛然出突然奇予猶欲其  
歛蒙宕而入細潤抑悲感而就和平也雖然義理之學自古聖賢傳至  
朱子固公於天下而非鄉人之所得私也生於闕里為顏為曾彼獨非  
鄉人乎不此之務俾後世獨以詩人見稱則胡邦衡以薦朱子者豈朱  
子之志哉雲龍勉之

書婺源龍陂程氏譜

程荀軒

歐陽文忠公謂程氏之族莫盛於唐族分為七三祖安鄉考江南之  
程又七分族之半耳自陳亡隋興而江南之族有返而北歸者自宋南  
渡而江北之族有轉而南徙者蓋江北中土始以三國之爭繼以五胡  
之亂重之以五季宋南渡之餘中原板蕩十室九空其族無噍類者蓋  
多矣何獨我程姓而已哉獨吳蜀僻居一隅以故族姓往往蕃衍雖盛  
唐七族其姓固有自江南徙者我程自忠壯而下北歸已衆傳而至於  
黃穀四祖獨纂祖一派蕃盛今其直下枝派可接者僅十之一二其子  
孫衆多已難數計然而或以仕宦或以流移彼出此入此出彼入互不  
可考有如江淮河漢之水同源異派及流而至於海也亦莫別其為江  
淮河漢之水矣郭崇韜拜汾陽之墓狄武襄謝梁公之譜是非賢否有  
後世公議在各房子孫欲沿流究源者亦推證而有信可也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三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四

甲集

題跋

跋深衣說

曹弘齋

徽士自淳祐壬子歲魏公靜齋克愚來為守始知服深衣蓋由特製賜紫陽生涇在列焉靜齋之先君子鶴山先生精於經是必合法自是同濟轉相倣慕人具一通學校期集用准欄樸以為簡便然習而不察一仰成於縫人行之且五十年而予亦六十七歲矣其不察猶夫人也陳君壽翁以舊說見教訓故叙次若出於其自為言而未嘗不本之先儒要其歸於經意卒無背也其為說字字研審其大節目則曲裾圓裾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見渙然至於以二句十四字為續枉鈎邊之訓酷似孟子說詩例比呂氏尤為峻潔而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還本旨然微壽翁鄭意晦矣嗚呼茲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於讀書遇事平心而玩觸類而長如此亦何經之不可窮何理之不可



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豈特深衣一節也

跋朱文公通鑑綱目彙

程文憲公

遂良出示通鑑綱目彙一幅書建武二十六年七年事曰朱子之筆維昔道學諸儒於字畫蓋不數數然也獨朱子少嘗學書而其字畫奇偉卓絕片紙流落人之好之寶之也殊尤雖然朱子之為人綱目之為書其所以可好可寶者夫豈以其字哉覽者詳焉

題淵明圖

程文憲公

當其時或交臂而不之識亦既遠矣乃共以筆墨追求之聊代淵明一笑

書孔明出師表後

陳定宇

周公作周禮以冢宰統宦寺官府一體也前漢此意猶有存者鄧通文帝弄臣丞相申屠嘉得召而欲斬之宣帝以後體統寢壞近習之權重於宰相後漢卒以宦寺亡官府不一體故也孔明深識治體故慮及此

其後孔明既沒所薦忠賢將玃費禕董允相繼秉政皆能確守此意後主猶賴以存諸賢皆沒陳祗進而嬖倖黃皓用事後主遂亡惟不能遵官府一體之戒以至於此哀哉東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朱子曰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坐見其數杯後每歌孔明出師表前輩於此篇尊尚如此豈苟然哉

書蘭亭記後

陳定宇

王逸少東晉人才之傑出者邪一時宗尚老莊清談無實獨論建識時務且嘗沮桓溫請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為誕妄蓋闢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

書胡雲峯二程夫子祠記後

王荄菴

儀擯于春官退守鄉校草庭程公實序賓先祠蓋議於此時朱君續郡志儀具二程子世系上自儀同備補遺闕秉筆者弗察未幾儀復代去事俱不就議者惜之此記引孔子般人孟子魯公族為證本原的稱草



庭屢以為屬敬謝不敏雲奉胡公能為草庭奮筆發鬱識者莫不稱快也事苟評巧飾不足以致信苟信沉抑寥遠不敢湮荒垣廢墟寶藏夜發去為國器更歲歷代人猶指其故處以為異過而躊躇萬一復冀矧吾新安重以朱子乎此記傳三十六峯遂與何嶧爭高矣草庭此舉誠不愧為二程遠孫云

跋寧王吹簫圖

胡存菴

五王長枕大裘之樂視布粟譎遼絕矣此橫軸寧王臥吹洞簫意在鳳臺之表臨淄王執樂向坐節其旁幅巾赭服逸侶無比前有伸掌侑拍開口微笑者不知何人意必高力士寺流也想當時所奏霓裳羽衣耳噫霓裳羽衣樂矣胡笳戍聲掩抑其間知之否乎夏五子之歌所招之音垂戒一也使王化明天倫叙立諫者常以此道進天寶末年未必遽腸斷於蜀山夜雨聞鈴時也嗚呼畫史之寄意勤矣然匪但握乾符者之規茅簷荆樹下盍思之盍思之

書春秋色鑑錄後

程駮南

古之以女色敗國亡家而殺其身者多矣後世猶有樂其禍而不悟者何哉蓋男女人之大欲欲動情勝而不知以禮防之若決江河而放之陸莫之能禦矣昔太史公作史記載景帝諸王深僻事纖悉畢備或疑君子知禮何庸觀此小人肆情適長其非心先儒謂與孔子刪詩同意太史公蓋憤世嫉邪而不能已者許君少淵取左氏傳凡女禍類為一編而各論註其下以為世戒名曰春秋色鑑錄亦太史氏之心哉嗚呼有文王之化則漢廣之男行露之女自能無思犯禮况春秋之世乎讀是編者其亦有感矣

書河南上程氏宜振錄後

程駮南

右宜振錄若干卷凡天下之程姓咸在焉曰不然也是特河南之一派焉耳河南有二程夫子此其後歟曰未也河南夫子胄出中山中山之胄出自新安之黃墩實忠壯公之裔陳末播遷而北者也河南有上程



聚蓋古程國伯休父所受封也衣冠世守彌久益盛元魏時以兩河大族徙實雲中又以官徙沙漠子孫散處諸郡皆謂河南此其雲中之派而彥明所修譜也然則黃壤之族何自曰自伯休父東晉司馬氏同遷江南有爲新安太守而遂家焉江南有程氏自此始新安爲河南之小宗而二程又新安之小宗上程固河南之大宗而雲中又上程之小宗也文以家譜考之由忠壯而上十有五世而與河南之譜通河南而上望出廣平嗟乎譜書之不行于世久矣譜也者所以示一本也定親疏維遠近敦孝敬莫近於譜而士大夫家往往忽之而不講或講之而不甚急何哉是使子孫相率而爲塗人也程氏受姓以來枝分蔓衍南宗北族誠有若風馬牛者一旦合堂同席而坐雖百世之下四海之遠猶曰吾宗人也情誼之厚藹然如一家豈非以譜之可尋邪若汾陽之拜墓梁公之辭像子騫之華胄杜固之田共族此皆譜之不明而昧夫一本之義者也昔者聖人作易自太極生四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散

而爲六十有四攝而爲四千九百六十以至於不可窮即末而求同愈遠而愈失苟要其本不同焉者寡矣是故乾坤震巽有不同而同出於四象陰陽太少有不同而同出於兩儀兩儀同出於太極今彥明與文在程氏子孫之中亦猶二卦之在四千九百六十中也四千九百六十卦同出一太極則文與彥明族人之身其根同出於一人雖微譜可知而况譜之足徵乎故文雖不敢自附於彥明而彥明亦無得而外文者其本一也彥明旣爲宜振錄又譜旁親外戚之在服者又將博求天下之凡爲程氏子孫世次將會爲大譜俾譜無不系之族族無不傳之譜彥明之用心厚矣庶幾明天一本之義者國家承平已久文教大張民德日趨於厚有好事者必來取法則譜書之行當自彥明始不獨爲吾宗喜又將爲天下賢士大夫望也

書韓文鈔目錄後

程彭南

或曰子於韓文止取此十篇何也予曰先之也先讀乎此而有得焉而



後可以及其全也韓文無選然眉山公謂唐無文章唯李愿歸盤谷序  
宜無以尚之故取以為卷首其送文暢師序則原道之作也送王秀才  
又以見求道之方於溫處士則君子待時而樂於進揚少尹則賢者知  
止而安於退盛山十二詩則士大夫處患難而不失其常者也是皆韓  
公有德之言觸於中而發於外有不能自己者非執筆而學為如是之  
文也至若燕喜亭記孔子廟碑則序事有體獲麟解精而約鱷魚文正  
而辨世言孔子作春秋文成而麟至麟靈物也韓公之文乃能馴鱷魚  
之暴而去之則亦文章之極功也歟故竊以為先讀乎此而有得焉而  
後可以及其全也非選焉則止乎此也於是德臨請讀韓文予手書十  
篇以畀之又懼其貪多而有或者之疑也故識其說于目之下黔南生  
云

題四書集註音義

吳伯章

凡經註內所分句讀皆得之前輩講明非敢臆決如卷首大學序中定

讀不學為句蓋以先君子松坡府君編集先祖潛齋遺藁有曰昔受學  
于毅齋沈先生謂章句初本下無焉字時有誤連作一句讀者朱子笑  
曰上既明言大學之教民非俊秀不預矣而謂無不學其學邪遂增一  
焉字使析其學以下屬下句又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  
則專言大學矣諸如此類若悉以所聞載之編中繁瑣已甚姑舉其一  
端於此云至正三年癸未蒲節微婺源吳程謹識

跋曾子子思子

俞水村

孔子之道曾子得之而為大學曾子之旨子思述之而為中庸道統之  
傳於焉攸係而漢志所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今皆不存後世  
乃間取大小二戴禮文相傳會要非本書也然二子之嘉言善行雜出  
於傳記寥寥千載未有能裒而集之表而出之者新安汪康範先生與  
晦菴朱子生同時學同道肥遯丘園篤志師古乃始蒐羅彙萃以成二  
書藏于家塾迨其孫夢斗始獻諸朝而未克頒行於天下今其五世孫



疇蓋將錢梓廣傳以昭先世之潛德使後學得以稽夫道之正而不惑於世儒之陋其用心公且溥矣方今朝廷表章聖學二子光被綸綍載建上公加謚宗述是編之行將與大學中庸相為表裏其於治道豈小補云儒林郎松江府判官俞師魯叙

書性理字訓後

朱風林

晦菴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為六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安借易數字餘皆元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冲漠無朕者理行乎事物之中如身體之脉理如枝幹之紋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脉

理紋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於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於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於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於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於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於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既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而名之曰太極極者摩之有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藉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四四而八以至於無窮由本而末由原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冲沙地曠遠曰漠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神際也曰冲曰漠曰無朕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柢者氣一虛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隨順在事樞紐必寄乎空樞之紐易



之儀象卦者造化也所謂太極者其極也物之美類曰品物之同類  
曰彙萬物並生於兩間而有同類其類有別者美之在枝幹或同或異  
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於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根易之儀象卦者彙  
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柢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  
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矣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  
書皆當如此攷究令字字有着庶幾持此書也故舉此一條以見例云



